



文・圖——Talakun 陳睿宏（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（噶瑪蘭語）計畫專案人員）

クヴァラン語使用の現状と救済方法
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Kebalan Language and the Way to Save It

噶瑪蘭語的使用現況與搶救方式

文化 與語言牢不可分，文化影響語言的變遷，而語言是文化的媒介。文獻記載，十七世紀就有噶瑪蘭人的蹤跡，然因深受漢化的緣故，不但噶瑪蘭文化逐年流失，噶瑪蘭語亦是消失迅速。所幸因為地形環境的關係，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及立德，以及台東縣長濱鄉的樟原及大峰峰，目前尚保存著噶瑪蘭語。雖然豐濱鄉和長濱鄉的噶瑪蘭語在語音上有一些差異，但大致上是相同的。令人憂慮的是，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9年報告，及國內語言學家的調查研究，噶瑪蘭語被列為「極度瀕危」的等級，噶瑪蘭語出現了傳承上的斷層。

族語面臨消失 民族認同薄弱

根據國內戶籍資料，登記為噶瑪蘭族的只有1,296人，30-40歲的族人大多不會說噶瑪蘭語，遑論30歲以下的年輕人，而40-50歲的族人大致只能聽，說卻不流利，真正聽、說流利者已不到百人。

行政院原民會教文處專員邱文隆曾指出，當能流利使用族語者占本族總人口的7%以下時，族語即被認定為「極度瀕危」。雖然噶瑪蘭語被列為極度瀕危，但大部分的族人似乎尚未有族語消失的危機意識，根據筆者的觀察，原因之一在於噶瑪蘭族人的民族認同。

噶瑪蘭族過去被半強迫地依附在阿美族當中，從1980年開始，噶瑪蘭族人展開尋根以及正名運動，經過長期的努力，終於在2002年12月25日獲政府正式認定，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十一族。因此，噶瑪蘭族人可將身分別從阿美族更改為噶瑪蘭族。然而，尚有許多噶瑪蘭族人未更訂族別登記，這是否也意味著他們的本族意識模糊。

外族通婚居多 人口外流嚴重

噶瑪蘭族人的後代，絕大多數是原漢通婚的外省噶瑪蘭、福佬噶瑪蘭、客家噶瑪蘭及與其他原住民族通婚的阿美噶瑪蘭、撒奇萊雅噶



即便是聽、說流利的噶瑪蘭族人，也多不熟悉族語書寫系統。



噶瑪蘭族瀕危語言搶救計畫執行開幕研討會活動。

絕大部分的族人參加族語能力認證考試的意願不高，原因在於就算取得認證合格，也不能改善困苦的生活；即便是聽、說流的族人，也多不熟悉族語書寫系統。再者，無論是語言巢或是部落大學，皆不見噶瑪蘭語課程。



瑪蘭，他們對於噶瑪蘭語將面臨的危險處境採冷漠態度。此外，60歲以上的噶瑪蘭族人，有時會用日語相互溝通，而福佬語的使用也越來越普遍。

語言是與生活緊緊結合在一起的，這些「混血的」噶瑪蘭族人因為教育、環境與工作的關係，與漢人已無明顯的差別，也因為生活溝通的現實狀況，共通語漸漸取代了噶瑪蘭語。尤其，部落的人口外流嚴重，無可奈何的是，當噶瑪蘭族人為家庭生計奔波勞苦時，沒有時間去教導孩子講噶瑪蘭語，或是告訴孩子有關噶瑪蘭族的祭儀與故事，現代化和工業化改變了族人的生活 and 價值觀。

新社部落是重要的復振基地

新社是噶瑪蘭語言文化特徵較為鮮明的部落，日常生活以使用噶瑪蘭語為主，鄰近的阿美族受到噶瑪蘭族人的影響，溝通時也會使用噶瑪蘭語。因為新興的噶瑪蘭意識是由新社開始的，不論是祭儀或文化復振活動都以新社為

組織與號召，因此，新社儼然是正統噶瑪蘭傳統與文化的重要據點。然而，根據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概況訪查表，噶瑪蘭族人只占新社村人口數的25.5%而已。毫無疑問地，噶瑪蘭族人正面臨著民族認同的危機，困惑於自己的民族屬性。

族語認證考試參與度不高

行政院原民會為了強化族語學習及振興族語，在2001年委託政大辦理族語能力認證考試，之後陸續由台灣師大及東華大學辦理族語認證。噶瑪蘭語認證委員潘秀蘭表示，2008年參加族語能力認證考試只有7人，有2位通過認證，2009年有7人參加，2010年有9人參加，2011年有4人參加，然而認證合格者，這3年每年僅1位而已。歷屆噶瑪蘭考生人數都不超過10人，平均合格率不到20%。由此可知，絕大部分的噶瑪蘭族人參加族語能力認證考試的意願不高。

未參加族語認證的噶瑪蘭族人，意願不高的原因是：就算取得認證合格，也不能改善困



搶救噶瑪蘭語計畫推動小組中較為年輕的成員，其實並無意願推展及關心瀕危的族語，而年紀大的推動小組成員鬚髮皓然、步履蹣跚，心有餘卻力不足。計畫在執行上困難重重，成效遠不盡如人意。



苦的生活；即便是聽、說流利的噶瑪蘭族人，也多不熟悉族語書寫系統。再加上噶瑪蘭語書寫系統今日尚有分歧，且不論是語言巢或是部落大學，皆不見噶瑪蘭語課程，不知是沒有族語老師願意教，還是沒有學生要學，抑或是另有原因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搶救噶瑪蘭語的計畫內容

行政院原民會有鑑於瀕危語言所面臨的傳承危機，辦理「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實施計畫」，其三大計畫目標為「啟發族人搶救意識」、「健全搶救組織」及「搶救耆老智慧」。希望透過專案補助的方式，讓部落族人能夠建立「自己的族語自己救，小孩的族語自己教」的態度。目前噶瑪蘭族執行的搶救瀕危語言計畫內容有以下7項：

◎成立搶救瀕危語言保存與發展推動小



不熟悉族語書寫系統，是族人不願意參加族語認證的原因之一。



行政院原民會希望透過「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實施計畫」專案補助，讓族人建立「自己的族語自己教，小孩的族語自己教」的態度。

組：推動小組由7人組成（自10月起，改為5人），除了定期召開會議外，必須規劃族語保存、傳承與發展事項，並且督導及訪視各項細部計畫之執行狀況，在年底時進行評鑑。

◎**部落基礎資料調查與建置：**訪查噶瑪蘭族人的族語能力，並瞭解各年齡層語言流失程度，及使用噶瑪蘭語的場域，最重要的是，族人對族語的態度與看法。

◎**口述記錄：**遴選5位耆老，訪談主題為傳統祭典、歌謠、個人成長生命史及神話故事等5個議題，每位耆老的訪談完成後，整理出約60分鐘的影音記錄，影像以雙語呈現並匯整為書面文字。

◎**推動師徒制族語學習：**遴選5位傳承師及5位學徒，採一對一的族語傳授方式，並透過日常生活中的互動，來達到交談良好的學習目的。每週傳授3天，每一天族語教學至少2小時，並且鼓勵學徒報考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」。

◎**辦理族語學習家庭：**由推動小組選定5戶有意願參與之家庭，學習內容以日常生活會話、認識及使用書寫符號為主，由族語教師支援教學每週一次。

◎**族語認證考試加強班：**聘請具族語教學

經驗者擔任授課老師，授課內容著重於書寫符號系統。

◎**獎勵部落會議說族語：**目的為鼓勵部落族人在會議中說族語，以達族語日常化。

計畫執行的困境

以上為噶瑪蘭語細部執行計畫的內容，一旦投入就發現，振興語言是千年教化之功的長期永續計畫，並非一朝一夕就能看到成效。再深入觀察，推動小組中較為年輕的成員，其實並無意願推展及關心瀕危的噶瑪蘭語，而年紀大的推動小組成員鬚髮皓然、步履蹣跚，心有餘卻力不足。因此，計畫在執行上困難重重，成效遠不盡如人意。

最後，我必須要以一個令人痛心的緊急呼籲做為結語，當一個語言只有大人在使用時，就意味著這個語言已經去日無多了。縱使再有再好的執行計畫或政府的補助，如果噶瑪蘭族人沒有意識到噶瑪蘭語正面臨絕跡的威脅，再不以語言文化傳遞為己任，噶瑪蘭語的消失，乃屬必然。◆

最後，我必須要以一個令人痛心的緊急呼籲做為結語，當一個語言只有大人在使用時，就意味著這個語言已經去日無多了。縱使再有再好的執行計畫或政府的補助，如果噶瑪蘭族人沒有意識到噶瑪蘭語正面臨絕跡的威脅，再不以語言文化傳遞為己任，噶瑪蘭語的消失，乃屬必然。◆



陳睿芸

噶瑪蘭族，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Paterongan（新社部落）人，族名 Talakun，1977 年生。畢業於澳洲拉籌伯大學（La Trobe University）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。現任「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（噶瑪蘭語）計畫」專案人員、「原住民族語言字詞典編纂四年計畫第4階段計畫（噶瑪蘭語）」研究人員、花蓮縣噶瑪蘭族協進會理事。曾參加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之100年度原住民族新聞及記錄片人才培訓課程，結業作品為《都原勞工（噶瑪蘭族）問題》（新聞專題）以及《隱匿的 Kavalan》（記錄片，獲團體組第三名）。